我的故事 ~ 5. 三字成婚

“磨合期需要时间，试婚比试车要复杂得多。”

我是63年出生的，自我感觉也就30来岁，虽称不上貌美如花，但还够得上俊秀靓丽，加之穿着有范儿，澳洲人还以为我是高中生呢!但就个人经历和心理素质来说，可以说未老先衰。少年时代留下的阴影还时常出现在梦里，幼小心灵所受的创伤至今尚未痊愈。由于父母亲的历史背景问题，还有家族背景的原因，同龄人没经历过的，我可能全部都经历过了。

我在家排行老小，5个哥哥，就我一个女孩。从儿时有了记忆开始，就已暗自决定，我一定不要在中国呆着，一定要出国。理由很简单，在我6岁时，全家人被遣送到内蒙，眼看着父母受到那么大的委屈，遭了那么多非人的罪，我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，我一定要想办法离开这个国家，我不想在这个国家呆着，太痛苦了。看见我父亲母亲每天受的那些折磨，遭的那些罪，我幼小的心灵在淌血。那时我还没有上学，但我知道“ 折磨 ”、“ 遭罪 ”和 ”“ 贫穷 ”的含义。我记得，本来全家人在城市里生活得很舒适安逸，一觉醒来，啪的一声就跌进深渊僻壤了，刹那之间，变得一穷二白、一贫如洗。从中产阶级降至牛鬼蛇神。我只知道像我父母的家庭不应该这么穷，究竟是什么原因所致就不清楚了。没有人给我解释，但我似乎明白这是国家和历史的原因。所以我从小就想一定要出去，离开这个不讲道理的地方。但是因为时间段没有好的契合点，一晃9年就过去了，到了78年全家人返回城里，直到我长大成人了，也没有出得去。后来结婚，生孩子，再后来，孩子也长大了，我就把希望寄托在了孩子身上。就像“ 微信 ”上说的：“ 一种人特别聪明，他自己要去做事情。还有一种人特别笨，什么都做不了，她就下了个蛋，就像鸟一样，然后派这个蛋出去。 ” 我就属于这后一种人， 我就是个笨人，下个蛋，把自己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蛋上了。可能由于潜在的历史原因，加之跟前夫没有共同语言，很快我就成了单身母亲。一个人带着孩子苟且偷生。等女儿上学的时候，我压根儿就没准备让她在中国参加高考。从性格上分析，女儿跟我极像，直，一条道能跑到黑，不带拐弯的。但是从待人处事方面，她就显出太弱势了。如果她要是在咱们中国继续生活的话，我不是说中国不好，咱们中国历来这个人际关系网太复杂。加之我这孩子又不是特别灵透，在中国生活会很艰难。孩子上学期间，我一直往她的脑子里灌输要出国留学的想法。到了2008年，女儿高中毕业以后，没有参加高考，我直接把她送到澳大利亚的大学来读书了，读护士专业。那时候我在国内还得上班，女儿一个人在这边读书，由于生长在单亲家庭，孩子似乎成长得特别快，瞬间就长大成人了。虽说初到澳洲时，女儿一个人生活学习还要打工，那

种艰难可想而知，但是她坚持了下来。两年后，女儿就给我申请到了探亲签证。

我第一次来到澳洲是2010年的12月16日。来到了澳洲，第一印象特别的深，当我下飞机的时候，是夜里十一点多，孩子在机场接我，一路上什么都看不见，只有漆黑一片。静悄悄的，偶尔有两道白光从对面照过来，近处才知道是汽车。第二天吃过早饭，女儿带我出去走走遛遛，到了外面，可以说我是百感交集，那陈封了40多年的记忆匣子顿时打开了。出现在我面前的酷似内蒙古大草原！记忆中的内蒙古，是一望无际的草原，被当地人称之为大草甸子，到了夏天大草原绿油油一片。抬头望去，那湛蓝湛蓝的一尘不染的天空，酷似内蒙古哲里木盟！哇，这两个地方的天和地实在是太像了！另外，还有一样更相似的，那就是人。在我看来，中国的蒙古人和澳洲的原著居民应该是最早开化的，文明程度比其他民族要早好多年。他们自然朴实，心地善良，不绕弯子，比起某些所谓的文明人士要更好相处。我第一次来澳洲拿的是探亲旅游签证，一年期限，多次往返，每次在澳最长只能呆三个月。 我就在一年的签证有效期内，每三个月往返一次，做了十五个月的空中飞人。辛辛苦苦积攒的那点钱，多半给孩子交了学费，其余的就交给航空公司了。当然了，我要把这钱挣回来。在澳洲的每三个月，我都去打工，明知道这是不合法的。另外前面我讲过了，我是有备而来的，在国内时我就四处询问在澳洲除了打餐馆工以外，还有什么其他工作，不需要语言，又能挣钱，因为我没学过英语，最多知道三个字Hi Bye和thanks后来听说做按摩比较容易，又能挣钱。我就在国内学按摩做好赴澳工作的准备，同时也做好了心理准备，因为我当时在国内的工作跟做按摩可算得上是天壤之别。一个全职播音主持，改行给人做按摩，您可以想象的出来那种感受吗？但出国是自己终生心愿，且挣的又是澳元。决心已定，目标明确，虽然是半路出家，没有多久，便可以自行操作了。到澳洲的第二天，我就奔着按摩店去了。很快发现，这里的按摩店良莠不齐，大多数是中国人开的，用中国人的话说，有的店是黄色的，也有做正牌的，我做的那个按摩店就是一个正牌正规的按摩店。凭着自己脚踏实地的工作精神，加上来澳前临阵磨枪地读了些中医解剖学、按摩技巧书，很快被店主和客人认可，每个月的收入能达到五千多澳元，当然是每周7天都工作很累，但很自在。不过，在澳洲也不能说是没有任何人际间的问题。我遇上的店老板，多数都是中国人。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特色嘛，有些人也是蛮难相处的。中国人的那种典型的曹操的心理，你做的好他怀疑你，你做的不好他诋毁你，外加上自己不会外语，有些港台来的年轻打工妹，明目张胆地欺负你，知道你听不懂英语，故意跟客人套熟给她们自己拉客，我虽然听不懂，可心里明镜似的。但是人穷志短嘛，这句中国古语说得太到位了，特别适合我当时的处境。我需要钱，所以我低头做人，什么事情我都能忍。

前几次来澳洲基本是下了飞机就上班，没有空闲观察环境，没用机会放松心情。这次一下子太relax了！反而有点不适应了，也许自己已经习惯了奔波劳碌，“ 日理万机 ”。闲逛几日之后觉得无所适从，我打工的按摩店是一个夫妻店，他们对我很好，知道我

是单身，就说你都来了一年多了，为什么没有找个人嫁了？他们觉得我应该利用单身的机会找一个人嫁了，把身份问题先解决了。在此之前，我从来没有想过再婚。一直以来，我是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我女儿身上的。其实我早就听说过，好多人到了国外都以再婚的方式解决身份。可自己觉得这是一种交换，对于我来讲，说真的，我对世界的一切一切都持怀疑态度，包括友谊、爱情、亲情，我都怀疑，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穷过头了，穷的只剩下情感和我的宝贝女儿。一天傍晚，我看见一个意大利餐馆门口有个亚洲面孔的老太太，我说我要吃意大利餐，老太太没开口，随手一指，我走进那个意大利餐馆。然后我就找了个位子坐下，自己一个人等服务生。桌子旁边也有个人，也是一个人坐在那儿，他看见我进来，坐下，过了一小会儿，他站起身，走过来，跟我说话，好像是问我“ 就你一个人吗 ”？ 我点了下头，其实我没听懂，我猜就是这个意思，我马上拿出手机，一查是这个意思。他又问我介不介意他坐在这，他也是一个人。我用中文说“ 行“ ，其实我还是没听懂。他好像懂了似的，就坐下了。然后我们开始一起点菜，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聊，我什么都听不懂。就拿着手机，他每说完一句话，就停下，我就一个字或两个字，挨着个查，然后拼成句，然后我就大概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。还好我这个人还挺聪明的，连说带笑谈得有声有色，虽然我不知道他到底说了些什么。那个外国先生也算聪明，可能他也听不懂我说的什么，过了一会儿，他把一个华人模样的服务生叫了过来，让他当翻译。 他的妈妈是英国人，爸爸是香港人。会讲一点中文。小伙子还以为我和那位先生相识很长时间了，他不知道我俩实际上是刚刚认识。外国先生讲了一串英语，服务生告诉我说先生是卖台布的。噢，我这才明白老先生刚才为什么一直冲着我抖拢桌布，他原来是想告诉我这个呀。可是，卖台布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接着我就琢磨开了，这位先生是借来吃饭的机会到这来卖桌布呢，还是想跟我谈到中国买台布呢？难道因为我是中国人，中国东西比较便宜？这时候菜上来了，我俩边吃边聊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似有问有答，但多半可能是驴唇不对马嘴。因为我没有再继续逐字逐句翻译，太累了，手机也快没电了，那位服务生要去招呼其他食客，不过他又过来了一次，用蹩脚的华语跟我说，没关系的，很快你们慢慢就会相互懂得了。

吃完饭了，我说我要去结账，因为我这是第一次独自跟一个外国人吃饭聊天，觉得挺开心，甭管听得懂听不懂，手语加肢体，聊得满融洽的。 凭着中国人的习惯，我是主桌主人，我站起来就去结账，也没想什么AA制，因为我高兴，付这个账理所当然。可那个人马上拦住我，表示坚决不让我付，他要付帐。我说不行，这顿饭我请。我心想咱俩也不认识，吃人嘴短，我才不欠这个情，我是没有多少钱，但是我不愿意给自己增添心理负担。我们就在前台推来让去，相持不下。那个混血服务生这时就过来了，他跟我说，“ 你这样做叫他非常下不来台，哪有先生让女士付饭钱的道理？ 我还是头一次看见一个中国女人主动结账。而且还跟老外抢着付帐 ”。他还说，“ 这次你就让他付，下一次你请他就是了 ”。我当时就让服务生告诉那个外国人说下次我请。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是星期四，我说周日我就请他。老先生当时就接受了。我根本没有心

理准备，也不认识几个饭馆，就听说过有个叫“龙门”的中国早茶馆，心想中国餐馆不用英语，周日带着女儿跟他一起吃顿早茶了事。他把我的电话号码要走了，把他的电话号码留给了我，还问我在哪里工作，我告诉了他，都是通过那个服务生。我工作的那个按摩店离那个意大利餐馆很近。到了周六那位老先生就来按摩店找我了。他知道我听不懂英语，就直接跟店主说星期日要带我去皇家大赌场的郦晶轩吃早茶。我说，好吧，我们可以去皇家大赌场的郦晶轩吃早茶，但是饭钱由我付。他满口答应了。转天早上，他来店里接上我，我俩就去了，但是没有去大赌场。他说郦晶轩需要预约，我们没有位子进不去。他就带我去了一个不需要预约的小餐馆，我们随便要了点东西。当时我就在心里想，他人还是不错，知道我是个打工妹，没什么钱，不想让我太破费吧。吃完了，他还是要去付账，我一手拦住他，另一手打通电话，让女儿告诉他，这个账我要付。他没有再执意。就那点东西花了我70澳元，合成人民币400多块。我一天的工钱没了。谁让咱打肿脸充胖子呢？在吃饭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他家在墨尔本，他一个人在珀斯，我听懂了两地名，其他的字是查的。他跟我说他一点要走，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“farm”。当时我听成了“mum”。我知道妈妈这个英文字。立刻联想到他妈妈在墨尔本，我也知道从珀斯到墨尔本要飞好几个小时呢。再说了，我为什么要跟他去墨尔本看他妈。太离谱了！我立刻给我的女儿打通电话，然后把电话交给老先生，让他跟女儿讲。女儿刚刚睡醒，也没太在意，跟老先生说了几句话，然后告诉我说：“妈妈，他叫你跟他去他妈妈那，问你去不去。”她告诉我说，老先生在某地有个农场，想带我去看看。我立刻在脑子里就开始分析了，第一我是人生地不熟，又不会英语，他把我转手卖了，自己都不晓得。 第二这一男一女两个成人，他没结过婚，我多年单身，这才刚见了两次面，就外出郊游，还住在他的农场，我可不能做叫女儿看不起的事儿。我的思想还是比较保守的，心里也有点害怕。但这确是个好机会。我很想去看一看澳洲农场是什么样子，跟咱内蒙古大草原有什么不同。我征求女儿的意见， 女儿说要见见这个人，我们就一同来到了按摩店。他一见到我女儿，马上拿出他的驾照，让女儿拍下照来，他说假如有什么事情，用这个随时随地都能找到他。女儿拿过他的驾照立刻拍了下来。我当时觉得挺不好意思，这显得咱们不信任人家，你不信任人家你就别去呗。然后我就和他去了农场。在那住了两天，才返回来。他的农场挺大的，有5个房间。之后呢，他每天都去店里找我做按摩，开始先让我给他做按摩，做完按摩，就在那等我，等到我下班，然后让我跟他一起出去吃饭，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。一天按摩后，我下班，我们又去吃饭，这时候他跟我说。“ Will you marry me?”我刚查完“marry”一字，噗哧一声笑了出来。这大爷开得玩笑真够国际水平了。这可能是澳洲文化风俗吧？他说“I am serious”。我查完“serious”的意思，心想你认真也不能这么震撼吧？这才一周的时间，百来个小时，闪婚也没有这么神速啊。我觉得这也太离谱了，就没把这个“求婚”当成真事。不过说实在的，当时心里还是有点感动。没想到，转天他又去店里，说他要跟我结婚，但不是马上，是半年以后。我还只有4周的时间就要回中国了。他问明我的航班和时间，转天就买了一张跟我同班的机票，他要跟我一块去中国。在中国，他又正式求了一次婚，我们也办了一个很小的订婚仪式。

他在中国住了两周，就先一个人回澳洲了。之后我们经常通过电话短信联系，当然是通过翻译，出过很多错误。后来他就建议我全日学习英语。从那天起我天天在家学英语，也到外面学校去学。他在澳洲这边开始给我申请配偶签证。一年以后我们结婚了，我又回到了澳洲。虽然他已经65岁了，但人很勤奋也很朴实。他一边经营自己的农场，还跟中国做些贸易生意，对我和女儿都很好。结婚快两年了，当然这其中也发生了很多磕磕绊绊，多半是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。我现在是全职太太，除去家务事，我一直都在学习英语。而我先生呢，也许是工作太忙加上年龄太大了，拒绝学习中文，从始至今就会三句中国话，第一句是：“ 媳妇 ”，第二句是“ 谢谢 ”，第三句：“ 干杯 ”。不过他很尊重中国文化，虽说一土生土长的澳洲人，反成了他要 “ 入乡随俗 ”，喝中国茶，吃中国饭，筷子用的很好。可能是跟中国人做生意太久了，也学了很多中国人的坏毛病，例如说话不会直截了当，左顾言他，我觉得他更像个中国人，尽管不会说中国话。他很喜欢说“ 可以吧 ”、“ 还行吧 ”，这很不符合我的性格。我一向是有一说一，做事是落地砸坑。有时候我会感到困惑。不过我们的关系很平等。他在他的家排行老大，他的弟弟妹妹都比我大，但是他们对我都很尊重。

我现在生存是三重的，我从国内过来，三年多了，中国的东西对我来讲是根深蒂固，尽管我知道好多东西是我们要摒弃和改变的，我到澳洲以后，一直在努力逐步地改变着，跟在国内时的自己相比已经改变了很多。现在又选择了跨国婚姻，又多了一重文化生活的变更。因为本土的澳洲人，他们跟咱是截然不同的，所以我现在就生活在这三种状态下。在这三种状态下，我在发现着，改变着，分析着，适应着。所谓的 “ 适应着 ”，就是适应他外国人的习惯，因为我们是一个家庭，我要包容，融入，要接纳。在澳洲呆的太久的中国人呢，我也慢慢地跟他们接触，以前我很少也不愿意跟中国人打交道。我也理性的分析过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大家都成为朋友不是很好吗？我要敞开自己的胸怀，容纳每一个人，并放一面大镜子在自己的面前，随时随地站在镜子前舞蹈，哪一个动作不到位，或者动作不对，就随时纠正自己。另外我还分析着那些在澳洲呆久了的中国人，他们性格上有什么缺陷，我一定注意避免重蹈覆辙。到目前为止，自己感觉比以前好多了，夫妻生活也算融洽。我们从来不吵架。也许语言障碍也有其可取之处吧？

我们在一起生活两年多了，每到圣诞节或者是7月份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回墨尔本，回到墨尔本的时候呢，一家人团聚在一起，我就给他们做一些中国菜啊，饭啊，包包饺子什么的，这时候我们要聊的都是中国文化。在我们结婚一年以后，他的老母亲过世了。母亲的房子跟她人一样的老，近100年历史的一栋老宅子。我先生和他的弟弟妹妹们都是在这个房子里长大的。后来他的妹妹告诉我，大哥把妈妈的房子给买下来了，为的是留住儿时的回忆，以后兄弟姐妹们还能聚在一起。这个举动倒是有点像中国人。他没有跟我讲此事，我也没有跟他说什么，用英语表达不清楚，但更主要的，他不愿意说的事情，我不要问。相互之间留些空间，可能更好。

大家经常听到说夫妻没有共同语言，过不到一起，恰似我的第一次婚姻。而这次呢，我的现任澳洲老公，中国字就知道三个，而我的英文虽然进步了很多, 在“Hi” 和 “Bye” 中间能说上3分多种的英语，当然手不能离开iPhone但是我们似乎挺有共同语言的。我们在一起生活这两年多以来，也有一些磕磕碰碰，正常夫妻生活嘛，但我们还是处在磨合期，磨合期需要时间，试婚比试车要复杂得多。现在我俩是有点入槽了，不是说在外面鼓着了，他尽量抽时间跟我聊，我也抽空跟他聊，他似乎特爱听我讲我们家的故事，他说我俩要是聊闲天的话，他能听得懂95%，我怀疑，但没有直说，因为我的英语大有长进，借助手机翻译，也就能听懂一半。盼着吧，希望有一天我们相互懂得100%。祝福我吧！